



## 文学小传

摇摇韩少功，~~1953~~1953年 1月 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男，汉族。~~1971~~1971年初中毕业后下乡，在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1978年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1981年起在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历任编辑、副总编。~~1983~~1983年调湖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1985~~1985年调海南省，历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从~~1974~~1974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月兰》（~~1984~~1984）、《飞过蓝天》（~~1984~~1984）、《诱惑》（~~1985~~1985）、《空城》（~~1989~~1989）、传记文学《任弼时》（~~1990~~1990）、电影剧本《风吹唢呐声》（~~1987~~1987）、散文集《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1989~~1989）、《圣战与游戏》（~~1989~~1989）等。另有译著多种。其中《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别获~~1984~~1984年和~~1985~~1985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作品已有英、法、意、日等多种版本在境外出版。

## 编 撰 者 序

为一个村寨编辑出版一本词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尝试。如果我们承认，认识人类总是从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人群开始；如果我们明白，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那么这样一本词典也许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语言是人的语言，语言学是人学。迄今为止的语言学各种成果，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和人生的各种有效工具，推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但认识远没有完结。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语言与生命的复杂关系，一次次成为重新困惑人们的时代难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清理一些词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能，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存在的密切关系，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较之语言，笔者更重视言语；较之概括义，笔者更重视具体义。这是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对于公共化的语言整合与规范来说，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一种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

(员) 笔者原来是依照各词条首字的笔画多少，来决定词条排列的顺序。为了便于读者较为清晰地把握事实脉络，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后来改成现在的排列顺序，但保留了词条的首字索引目录于后，方便读者查检。

(圆) 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流传范围。在这本词典里，词目前加有△记号的，表示这个词的流传范围不限于马桥。相反，在词目后面加有▲记号的，表示该词流传范围限于马桥，甚至只为马桥个别人使用。

(猿) 为了减少读者阅读中的障碍，笔者在释文中尽量少用方言。但这并不妨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运用本书已经提供的方言知识，有自己心目中对释文中某些相应的词进行方言转换，那样的话，可以更接近马桥实际生活原貌。

员缘年 员月



龙 (续) ..... 远苑  
 打车子 ..... 圆苑  
 打玄讲 ..... 圆苑 走鬼亲 ..... 圆苑  
 打起发 ..... 员愿 呀哇嘴巴 ..... 圆员  
 打醮 ..... 员缘 你老人家 (以及其它) .....  
 民主仓 (囚犯的用法) ..... 圆园

七摇摇画

..... 猿园  
 白话 ..... 猿员  
 台湾 ..... 员远 现 ..... 圆源  
 汉奸 ..... 员猿 枫鬼 ..... 远愿  
 归元 (归完) ..... 猿怨 肯 ..... 苑源  
 发歌 ..... 源愿 罗江 ..... 圆

八摇摇画

六摇摇画

..... 猿远  
 官路 ..... 猿远  
 话份 ..... 员源  
 老表 ..... 员圆 怜相 ..... 猿苑  
 夷边 ..... 员圆 怪器 ..... 猿猿  
 压字 ..... 猿园 放转生 ..... 猿园  
 同锅 ..... 圆苑 放藤 ..... 猿源  
 红花爹爹 ..... 圆缘 放锅 ..... 圆愿  
 红娘子 ..... 员缘 宝气 ..... 员源  
 朱牙土 ..... 猿怨 宝气 (续) ..... 员愿  
 企尸 ..... 猿苑 泡皮 ..... 猿怨

九摇摇画

江 ..... 员  
 军头蚊 ..... 员圆  
 问书 ..... 圆缘 科学 ..... 源  
 ..... 圆猿  
 茹饭 ..... 圆猿

|                   |    |                  |       |
|-------------------|----|------------------|-------|
| 梔子花, 茉莉花.....     | 猿圆 | 冤头.....          | 猿缘    |
| 挂栏.....           | 猿圆 | 罢园.....          | 猿猿    |
| 背钉.....           | 猿圆 |                  |       |
| 贵生.....           | 猿远 |                  | 十摇一摇画 |
| 贱.....            | 猿圆 | 梦婆.....          | 猿愿    |
| 荆界瓜.....          | 猿缘 | 黄皮.....          | 猿猿    |
| 结草箍.....          | 猿圆 | 黄茅瘡.....         | 猿怨    |
| 狠.....            | 猿猿 | 甜.....           | 猿远    |
| 神.....            | 猿苑 | 清明雨.....         | 猿猿    |
| 神仙府 (以及烂杆子) ..... |    |                  |       |
| .....             | 猿圆 |                  | 十摇二摇画 |
| 觉.....            | 猿源 | 散发.....          | 猿缘    |
| 洪老板.....          | 猿源 | 黑相公.....         | 猿苑    |
| 觉觉佬.....          | 猿缘 | 黑相公 (续) .....    | 猿愿    |
| 津巴佬.....          | 猿苑 | 隔锅兄弟.....        | 猿源    |
|                   |    | 蛮子 (以及罗家蛮) ..... | 猿缘    |
| 十摇摇画              |    | 渠.....           | 猿苑    |
| 葛玮.....           | 猿怨 | 道学.....          | 猿圆    |
| 根.....            | 猿源 |                  |       |
| 格.....            | 猿源 |                  | 十摇三摇画 |
| 破脑 (以及其它) .....   | 猿远 | 碘酊.....          | 猿圆    |
| 哩咯啷.....          | 猿远 | 嗯.....           | 猿愿    |
| 晕街.....           | 猿缘 | 煞.....           | 猿愿    |
| 豺猛子.....          | 猿猿 |                  |       |
| 流逝.....           | 猿苑 |                  | 十四画以上 |
| 浆.....            | 猿圆 | 模范.....          | 猿远    |

|          |   |                |   |
|----------|---|----------------|---|
| 满天红..... | 員 |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 圓 |
| 撞红 ..... | 緣 | 磨咒.....        | 圓 |
| 颜茶.....  | 員 | 懈.....         | 猿 |
| 棚 .....  | 愿 | 懒（男人的用法） ..... | 猿 |
| 飘魂.....  | 猿 | 醒 .....        | 源 |

## 摇摇△江

马桥人的“江”，发音 ~~早~~早，泛指一切水道，包括小沟小溪，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如同北方人的“海”，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重视大小，似乎是后来人的事。

英语中的 ~~江~~江(江)与 ~~溪~~溪(溪)，就是以大小来分的。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入海~~入海指入海的河流，~~内陆~~内陆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与大小无涉。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不是一一对应的。

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江”发平声时指大河，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外人须听得时间足够的长了，才不会搞错。我刚到马桥时，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按照当地人的指点，兴冲冲寻江而去。走到那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里面有一些幽暗的水草，有倏忽而逝的水蛇，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泳。

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沿着入声走了一阵，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一下走进水的宁静，一下又重入喧哗，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不断地失而复得。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以前的水很腻，烧得，可以拿来点油灯。

## 摇摇△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

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大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吓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

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圆

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跟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帐。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作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馆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支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帐，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

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革”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钯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钯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沉在水底，也不可能什么人把它捡走。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意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馆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岸上还是空的。

源

## 摇摇△蛮子（以及罗家蛮）

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须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五**四四年）有罗国，即罗家蛮。

缘

《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干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最早的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涉。从史料上看，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罗城”，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就是当年的罗城。乐与罗大体谐音，可算一个线索。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它有贯串全镇的麻石街，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当地人说，码头下有铁柱，水退时才可以看见，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从没有去看过。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喝下一碗甜酒之后，倒在街边和衣而睡，准备继续赶路。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一睁眼，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

如果长乐不是罗城，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珞山、抱落，铜锣峒，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罗”，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

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下里巴人”在这里是很通用远

的成语，意指他们的古歌。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宋史》卷四九三，说到哲宗元祐三年（公元1113年），“罗家蛮”曾一度“寇钞”，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才告平静，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而土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土家传说里，经常出现有关“罗家兄妹”的故事，显示出“罗”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

奇怪的是，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罗”字村镇，也很少听说有姓罗的人家——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出身长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我不能不设想，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象的腥风血雨，使“罗”字成为了这里的禁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隐没自己的来历，或者远遁它方，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成群结伙，餐风宿露，去了湘西、黔、桂、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再也没有归来。从那以后，罗江有名而无实，只剩下没有内容的名号，成了一张不再发出声音的嘴，只是喷放出来无边的寂静。即便这张嘴被我们从墓穴里找出来，我们不知道它曾经说过什么。

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万劫不复。只留下一些青铜器，已经粉化，一捏就碎。我在那里挖荒时，多次挖出大批的箭簇和矛头，只是都非常小，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必须用得十分俭省。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不当回事，全都弃之地边道旁，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拿来打架玩耍而已。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总是有点不以为然。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我在马桥的时候，随便踩一脚，都踩到汉代以前去苑

了，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

愿

## 摇摇三月三▲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马桥的人都要吃黑饭，用一种野草的汁水，把米饭染黑，吃得一张张嘴都是黑污污的。也就是在同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磨刀，家家户户都霍霍之声惊天动地，响成一片，满山的树叶被这种声音吓得颤抖不已。他们除了磨柴刀菜刀镰刀铡刀，每家必有的一杆腰刀，也磨得雪亮，寒光在刃口波动着跳荡着爆发着，激动着人们的某种凶念。这些刀曾经在锈钝中沉睡，现在一把把锐亮地苏醒，在蛮子即蛮人即蛮人三家们的手中勃跃着生命，使人们不自觉地互相远离几许。如果不是人们把刀柄紧紧握住，它们似乎全都会自行其是，嗖嗖呼啸着夺门而去扑向各自的目标，干出人们要大吃一惊的事情——它们迟早会要这样干的。

我可以把这一习俗，看作他们一年之初准备农事的仪式，不作干戈的联想。但不大说得通的是，准备农事主要应该磨锄头，磨犁头，何以磨腰刀？

刀光一亮，春天就来了。

三月三是刀刃上空气的颤动。